

世界文學叢書

佳作

董秋斯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書文佳

作

董秋斯譯

82/
1124

佳 作

董秋斯選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冊
 九五二年十二月再版
 三〇〇一五〇〇冊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版
 五〇〇一五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書名 佳作

譯者 董秋斯

編者 鄭振鐸
 師陀

李健吾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陝大橋七〇一號

定價 八四〇〇元

世界文學叢書

編者

師陀 鄭振鐸 李健吾

目次

聖誕樹與婚禮.....	一
在迫害下.....	一五
創子手.....	四八
馬呂奎的妻.....	六七
遺囑.....	八〇
兩大使.....	九一
情書指南.....	九九

CAB08/04 (1)

父.....	一一五
血牀.....	一二三
佳作.....	一三八
無形的創傷.....	一五〇
殘廢的兵.....	一六五

聖誕樹與婚禮

俄 朵斯托耶夫士基

日前我見過一場婚禮。……不！我還是對你談一談聖誕樹吧。婚禮是富麗堂皇的，我非常歡喜。但另一件事更有意思。我不知道爲什麼，一看見婚禮，便想起聖誕樹。那件事的經過是這樣的：

剛好在五年以前，在一個新年夜，我被請去參加一個兒童跳舞會。請我的人，在商業界的地位是高的，他有他的親舊，交遊，和手腕。所以兒童跳舞會彷彿只是一種藉口，以便兒童的父母們不著形跡地到一起談論與他們有關的問題。

我是一個局外人，因爲我沒有要發揮的特殊問題，所以我可以無拘無束地度那個

晚間。當場還有一位先生，像我一樣無端混進這一場家庭樂事。他是第一個引起我的注意的人。看他的外表，不像世家子弟。他的身材是高的，有一點瘦，很嚴肅，穿着也還好。顯然他並不關心那個家庭同樂會。他一走到沒有人的地方，笑容便從他的臉上消失，他的濃眉也結成發怒的神氣。除了主人以外，他不認識任何人，雖然他在努力把那個十分快活的腳色演到底，但無聊得要死的痕跡依然一一顯露出來。後來我聽說，他是一個鄉下人，來首都辦一件重要的真名其妙的事，帶了一封介紹信來見我們的主人，於是我們的主人把他收留下來，一點也不出於誠意。他請他來參加兒童跳舞會，不過由於客氣而已。

他們不同他門牌，他們不遞給他雪茄。沒有人同他談話。大概他們遠遠地從羽毛上便認出了那頭鳥來了。因此，那位先生，兩隻手不知道作什麼好，只好拍着他的鬍子來度那個晚間了。他的鬍子實在好，但他如此孜孜不倦地拍，使人覺得鬍子比人先來到世界上，人是爲了拍鬍子才來的。

還有一個使我發生興趣的客人。不過他是屬於完全不同的一派的。他是一個體面

人物。他們稱他爲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一見便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受尊敬的客人，他同主人的關係，正如主人同帶鬍子的那位先生的關係。男女主人對他說了無窮無盡的好話，表示十二分的慇懃，勸他喝酒，在他旁邊伺候，帶客人來見他，但永不帶他去見任何別人。當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說，他這一晚實在過得愉快時，我看見我們主人的眼中閃光的淚水。不知怎樣我在這位體面人物前開始感覺不安。因此在同孩子們（其中有五個養得非常好的小傢伙是我們主人的）玩過一陣之後，我走進一間空無一人的小起居室，坐在佔去半個房間的花木貯藏所的角上。

孩子們是可愛的。不管他們的母親們和教師們怎樣用力，他們絕對不肯學他們的長輩的樣子。不久他們便把那株聖誕樹的糖果剝光，在辨明誰的玩具以前，他們已經弄破一半了。

其中有一個特別漂亮的黑眼睛頭髮的小傢伙，不住地用他的木鎗向我瞄準，但最引人注意的孩子却是他的姊姊，一個十一歲左右的像愛神一般可愛的女孩。她是安

靜的，多思慮的，生有大的圓的作夢一般的眼睛。孩子們不知怎樣得罪了她，她離開他們，走進我躲在裏邊的同一房間，她帶着她的小娃娃坐在一個角上。

「她的父親是一個非常有錢的商人，」客人們用凜然的調子互相告訴道。「已經留起三十萬盧布作她的嫁資了。」

當我轉過去看發出這消息的那一夥人時，我的眼光與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的相遇了。他站在那裏，背着手，側着頭，聚精會神地聽那懶散的談話。

我們的主人分配禮物的精明，使我羨慕得發了呆。那個擁有許多盧布的嫁資的小女孩得到最漂亮的洋娃娃，其餘禮物的價值按照孩子們的父母的身分遞減下去。最後的孩子，一個十歲大的瘦小的紅頭髮的滿臉雀斑的小傢伙，得到一本自然故事的小書，書中沒有插圖，連前後封面也沒有。他是教師的兒子，穿着一件可憐相的紫花布短衣，樣子像是受盡了挫折和威嚇。他拿起那本自然故事的書，遲滯地圍着那些孩子們的玩具轉。他肯犧牲一切來同他們玩。但他不敢，你可以說，他已經知道他的地位。

我喜歡觀察孩子們。看他們內中那爭取表現的個性是迷人的。我可以看出，別的孩子們的東西對於那個紅頭髮孩子有着非常的誘力，特別是一個玩具舞台，他非常地想去參加，於是他決心去巴結別的孩子們了。他一面微笑，一面開始同他們玩。他把他僅有的一只蘋果遞給口袋中已經塞滿糖果的小胖子，他甚至把另一個小的背在背上——一切不過爲了他可以留在舞台旁邊。

但過了不久，一個魯莽的小傢伙向他進攻了，打了他一拳。他連哭也不敢。教師走過來，教他不要干與別的孩子們的遊戲，於是他溜進那個小女孩和我所在的同一房間。她讓他坐在旁邊，兩個開始忙着包裹那個貴重的小娃娃。

幾乎半個鐘頭過去了，我坐在花本貯藏所中，一半在聽那個紅頭髮孩子和有嫁資的美人談話，差不多要睡着了，就在這時，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突然進來了。他乘着孩子們玩得熱鬧的時候溜出客廳。從我那偏僻的角落，我看見他不久以前曾同剛介紹給他的富女孩的父親親切地談過話。

他直立了一會，一面思索，一面喃喃，彷彿在指頭上計算什麼。

「三百——三百——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在五年內呀！假定作四分利吧——五乘十二——六十，以六十來計——假定在五年內它可以達到，四百。嘿——嘿！不過那個精明的老狐狸不見得滿意四分利。他或許得到八分或至十分呢。假定作五百吧，五十萬，至少，靠得住的。再加上一些零用錢——嘿——」

他噴了噴鼻子，就要離開那個房間了，就在那時他看見那個女孩，於是站立不動了。我，在花木後邊，逃過他的注意。我覺得他興奮得發起抖來。使他這樣昏亂的一定是他的算盤了。他一面搓手，一面跳來跳去，愈來愈興奮了。但他終於克服了他的感情，平靜下來。他向那將來的新娘投了決心的一瞥，想走向她去，但先向周圍看了一眼。隨後，彷彿良心有愧一般，他翹着脚尖走向個那孩子，笑着，俯下來，吻她的頭。

他的到來是如此地出乎意外，使她發出一聲驚叫。

「你在這裏作什麼，親愛的孩子？」他低聲道，一面向四下裏看，一面捏她的頸巴。

「我們在玩呢。」

「什麼，同他一道？」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斜視着教師的孩子說道。「你應當進客廳裏去，我的小東西，」他對他說道。

那個男孩子默不作聲，睜大眼睛看那個人。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又向四周圍小心地看過一道，然後俯向那個女孩。

「你得到什麼，一個娃娃嗎，親愛的？」

「是的，先生。」那個孩子退縮了一下，她的額頭皺起來了。

「一個娃娃親愛的，你知道娃娃是用什麼作的嗎？」

「不知道，先生，」她怯怯地說道，低下了頭。

「用爛布作的呢，親愛的。你，男孩子，你回客廳去，回孩子們那裏去，」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說道，嚴厲地瞪着那個男孩子。

那兩個孩子不高興了。他們互相握住，不肯分開。

『你知道他們爲什麼給你娃娃嗎？』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問道，聲音放得愈來愈低。

『不知道。』

『因爲過去一星期你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小女孩。』

說到這裏，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激動起來。他向周圍看了看，然後用幾乎急躁得聽不出的微弱的調子說道：

『假如我去看你的父母，你會愛我嗎，親愛的？』

他想吻那可愛的小人兒，但紅頭髮孩子看見她就要哭了，於是捉住她的手，在同情中高聲地鳴咽了。這一來使得那個成年人發怒了。

『走開！走開！回那個房間去，回你的同伴那裏去。』

『我不要他走。我不要他走！你走開！』女孩叫道。『不要干涉他呀！不要干涉他呀！』她幾乎是在哭了。

門前有一陣腳步聲。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吃了一驚，伸直他那可尊敬的身體。紅頭髮孩子更加着慌。他放開女孩的手，側起身子，沿着牆，由客廳逃進餐室。

免得引起注意，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也走向餐室去。他紅得像一頭龍蝦。他在一面鏡子裏的樣子彷彿使他不安。他大概後悔他自己的火氣和急性了。未顧慮到他的重要和尊嚴，他的算盤引誘他，刺激他，使他發出直趨目的物（雖然這還不是一個目的物，一定要有五年的時間才成爲一個目的物呢）的少年人的神氣。我跟隨那位貴人進入餐室，在那裏我看到令人驚奇的一齣戲。

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惱得滿面通紅，眼含毒意，開始恫嚇紅頭髮孩子。紅頭髮孩子愈退愈遠，一直退到無處可退，他慌得不知道轉向哪一方好。

「離開這裏！你在這裏作什麼？出去，我說：你這廢物！偷水菓，是不是？啊，真的，偷水菓出去，你這雀斑臉，去你的同類那裏吧！」

吃驚的孩子，作爲最後的不顧一切的手段，很快地爬到桌子底下去了。他的迫害者，

完全激怒了，扯出他的大麻布手巾，用作鞭子，想把那個孩子趕出他的陣地。

我應當在這裏說明，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是有一點臃腫的，身體沉重，營養良好，面頰肥胖，生有胡桃一樣圓的肚子和足踝。他一面冒汗，一面噴氣，一面喘息。他如此強烈地憎惡（或許是嫉妒吧？）那個孩子，他真地像瘋子一般來幹下去了。

我痛痛快快地笑起來了。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轉過身來。他十分糊塗了，剎那間，顯然完全忘記他的尊嚴。就在那時，我們的主人在對門出現了。那個孩子從桌子底下爬出來，擦他的膝蓋和臂肘。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趕快把先前在角上垂擺的手巾拿到鼻子上。我們的主人莫明其妙地看我們三個人。但是，正如一個老於世故手段圓滑的人，他抓住一個機會，使他那很貴重的客人來滿足他的要求了。

「這便是我對你談過的那個孩子，」他說道，手指着紅頭髮孩子。「我不揣冒昧，替他向你求恩。」

「啊，」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回答道，還未十分控制住自己。

『他是我的女教師的兒子，』我們的主人用懇求的調子繼續說道。『她是一個苦人，一個誠實的文官的寡婦。因此，假如你能——』

『不能，不能！』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連忙叫道。『你應當原諒我，非力普·阿列克西耶維契，我實在不能。我已經調查過。沒有空額，却有十個條件更相當的在候補呢——對不住。』

『太壞了，』我們的主人說道，『他是一個安靜的謹慎的孩子。』

『一個很淘氣的小流氓，我應當說，』朱力安·馬斯塔珂維契牽強地說道。『去吧，小孩子。你爲什麼還在這裏？去別的孩子那裏吧。』

他控制不住他自己，斜看了我一眼。我也不能控制我自己。我對正他的臉大笑。他轉過去，用我完全聽得見的調子向我們的主人問，那個年青的怪人是誰。他們互相低語，離開房間，不理睬我了。

我笑得渾身發抖。隨後我也走進客廳。在那裏，那位大人物已經被父親們、母親們、男